

莲华妙笔

——禅意书法释义

养空法师书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蓮華妙筆

—— 禪意書法釋義

養空法師◇著

江西美術出版社

莲华妙笔：禅意书法释义 / 养空法师书. — 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480-0604-6

I. ①莲… II. ①养… III. ①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9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5800号

本書由江西美術出版社出版。未經出版者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鈔襲、複製或節錄本書的任何部份。
本書法律顧問：江西中戈律師事務所 張戈律師

資 助◎江西省國弘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策 劃◎張衛華
創 意◎范鐵芳
攝 影◎邵曉笙
責任編輯◎韓建武
劉 灝
審 稿◎左旭生

蓮華妙筆

——禪意書法釋義

養空法師 譔

江西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

(南昌市子安路66號江美大廈)

郵編：330025 電話：0791-6566309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製版：江美數碼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深圳雅昌製版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7.5

印數：1—3000

ISBN 978-7-5480-0604-6

定價：壹佰玖拾捌圓整

贛版權登字—06—2011—58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攝影：張衛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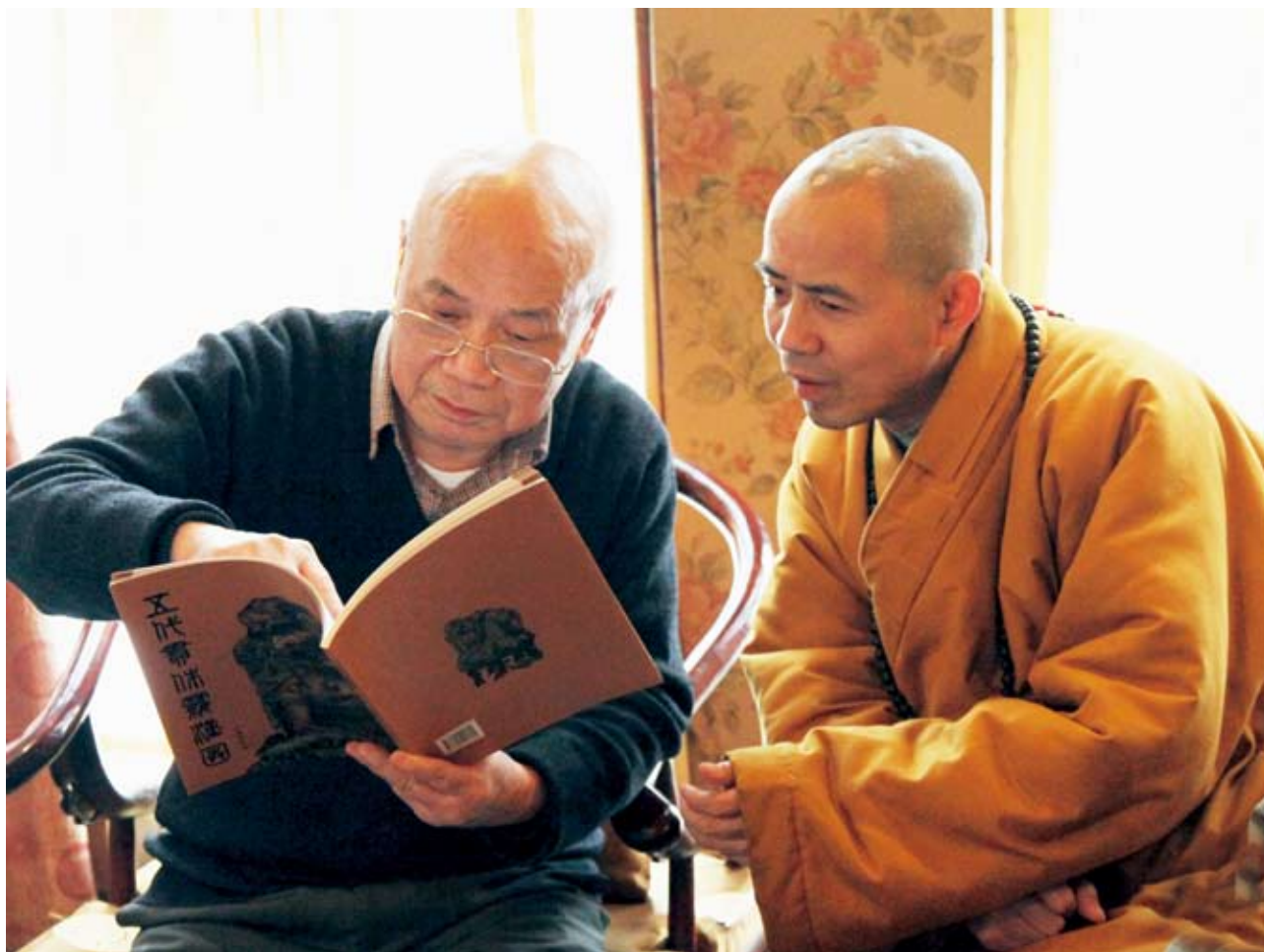
作者簡介

養空法師，俗名邵繼明。一九六一年生于江西景德鎮，自幼酷愛琴、棋、書、畫。一九九一年畢業於江蘇無錫書法藝術學院，曾任景德鎮市陶瓷職工大學書法講師，並多次參加全國書法大賽，榮獲『慶祝全國總工會成立二十一周年書法大賽』一等獎。一九九五年在雲居山真如寺禮^上一^下誠老和尚剃度出家。一九九九年於靖安寶峰寺受具足戒。二〇〇〇年隨一誠長老恢復江西佛學院，初任佛學院教務部主任，后任副教務長。二〇〇三年任江西省佛教協會教務部副主任，現任教務部主任。



與一誠大和尚（左·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合影（攝影：張衛華）





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楊新先生合影（攝影：張衛華）



前言

滄海茫茫，宇宙洪荒，萬法之始，源於無常，生生死死，無明顯相。大地無一物，本為空性，祇因衆生無明顛倒，認假為真，認虛為實，認賊為父，不識根本。若證空性，萬法寂滅，佛之功德，全體顯露。可謂空生妙有，心生種種法生，染心生娑婆，淨心生佛國，迷者是凡夫，覺者是佛陀。

從古至今，學佛者少，習藝者多，從小到大，不論生死，只看現實。何者有利，唯利是圖，卻不知萬法皆空，迴衆生染心所造。若圖世間名聞利養，皆落於生死苦海之中；若能學佛修福修慧，便能轉染為淨，轉娑婆為極樂，轉有為法成無為法。然學佛者，若不識眼前幻化是假，便不知佛國妙有是真，又何來以假修真，自利利人。習書者亦當如此，若不知古人之法是假，亦不識古德性情是真，性情方能超越三界，法度只能落於下乘，若執迷不悟，書奴也。故習書之人，要境界廣大，性情超越，不落於相，不著於形，但必從形入，由形方能作意，立意纔能貫氣，氣立則能通神，神者空性也，一切相好莊嚴自然具足。

當今習書者，初不知法為何物，勤習古人之法，不知緣起性空，後之亦成習氣，以習氣為真，以怪異為美，難以放下所得，便是凡夫執著。古德一切聖賢，習書本為方便，重在表明內涵，展示自性風采，無我無人之相，隨緣放曠，任性逍遙。吾為學佛修道之人，以承擔如來衣鉢為主，以弘法利生為事業，觀天下之無常，笑衆生之執著，不能放下所得，皆以心外求法，以知識為寶藏，以技能為目的，都是無明顛倒知見，不識本來面目，故一切所學離道甚遠。今假書法之有相，述佛理之妙用，度有緣之衆生。

吾有偈曰：

行於虛空人安寧，筆墨揮灑滿天星；
攪起千江萬層浪，擊倒須彌不動心。

慚愧僧養空合十

庚寅秋立於江西省佛教協會

序一

養空是我於一九九五年在湖南望城洗心禪寺剃度出家的弟子，後於一九九九年任靖安寶峯禪寺受具足戒，時為沙彌頭，受戒後一直在我身邊為侍者。其未出家時，酷愛琴、棋、書、畫，出家後以修行講經為主，期間並擔任江西佛學院副教務長。二〇〇四年，省佛教協會辦公大樓建成以後，我便派他去講經說法，並任江西省佛教協會教務部副主任。至今他一直堅持弘法利生為主，同時又以書法弘揚佛法的慈悲精神，在省城中始終保持一個出家人的本色。

今觀由江西美術出版社出版、養空近期所著的《蓮華妙筆——禪意書法釋義》一書，其內容豐富，並以書法為主體來展示佛經哲理，充分體現了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人世情懷，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特別是其書作皆是發自內心對佛法的一種感悟，祇要細細品讀，便能夠從中得到一種人生的啓迪和正見。

綜上所述，養空在佛法和書法上的修持是下過一番工夫的，我觀後非常歡喜，還望他在日後的修持進程中更加勇猛精進，將佛法與世法圓滿結合，利樂一切有緣衆生。

一 誠

二〇一一年正月初八於北京



序二

藝道同行 布道在上

養空法師邀我為他的書法集寫序，一直在躊躇。

因為我於書法，基本上是門外漢；離佛學，更是相距甚遠，十八個羅漢都認不全。如果說佛學是高山，我連山的影子都沒有望見。

但養空法師堅邀，誦經般執著。而我在與養空法師的交往中，依稀明白了『緣』的重要，也恍惚懂得了何謂『轉識成智』，於是便有了如下文字。

先談佛教。

非常不幸。乍看起來，當代中國社會似乎信仰宗教，尤其是信仰佛教者有上陞趨勢。擡眼望去：到處寺廟林立，晨鐘暮鼓，佛像高聳，香煙繚繞。細細看來：這些紅男綠女，卻是假信者多而真信者少，且少得可憐，包括那些已經穿上了袈裟的人。所謂『假信』，這裏是指僅僅在功利的催使下，依靠宗教形式來完成自己某種心願的人，這些人不真正信奉某種宗教的教義。

再說書法。

又非常不幸。也是乍看起來，當代中國社會已經到了書法普及的昌盛時期，書法教學、書法講座、少年書法、老年書法，尤其書法拍賣，一幅書法作品能賣百千萬，活脫脫突過億元大關且不見止步，直叫那些還在貧困、溫飽綫上

奔走的生靈驚心動魄，目瞪口默。其真實的一面卻是：這邊廂，許多人不拿毛筆了，甚至不拿筆了。他們用聲音，用鍵盤，用鼠標，甚至用身體來傳達信息。那邊廂，只要還在拿毛筆的就是書法家，字寫得稍稍端正一點就是著名書法家，書法寫得能顯出一些個性的，絕對是大師橫空出世。

真是一個製造荒誕的年代。

我記得有大家說過，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專職的書法家。

二

其實佛教和書法都是非常神聖的。宗教和藝術是一個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領域。

人活着，面對的無非是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歌德在《浮士德》中有生動的描述。浮士德的胸腔裏，跳動着兩顆相反的心，一顆心追求精神的高度，另一顆心追求物質的享樂。人生即在這兩顆反向跳動的心中掙扎與煎熬。

如果說過去缺衣少食的日子，還有精神的島嶼星點散布在生活的大海，可作為人們的諾亞方舟，那麼，現在很多人在酒足飯飽之餘，精神的島嶼卻蕩然無存，一片空茫，無盡荒寂。虛無卻如影隨形，總是夜幕般悄悄降臨。症狀一，當今社會生活中欲望的極度氾濫；症狀二，對生命、對人的生命的漠視；症狀三，安全感的普遍缺失；症狀四，孤獨感的驟然上陞。

在日常生活中，由充實營造起來的存在假象，常常會被虛無擊潰。一個最親的人突然死去，蒙受最親密朋友的欺騙，突然遭遇不測之禍，發現得了不治之症等等。猛地面對存在顯出的黑幽幽的鉅大豁口，人的精神會處於『虛脫』狀態，痛苦、焦慮、絕望、罪惡感油然而生。他嚴重缺氧，盼望心理醫生的救助；他嚴重失血，祈盼神的援手。

人，一般會對肉身十分重視，但往往會忘記精神和心理上的健康，同樣需要呵護，同樣需要日常鍛煉和營養保健。

而藝術和宗教，恰恰是養護心靈的神山聖湖。

三

據我所知，佛教的僧侶隊伍中，不乏詩僧、畫僧、書僧，他們將藝術與宗教結合，是那樣的自然天成，是那樣的靈山通匯，使得凡間人看佛陀，多了一道異樣的光芒，添了幾分另類的崇敬；使得佛陀於凡間，多了一條普世的通



道，添了幾分靈性的慰貼。

這裏僅說書僧。從魏晉開始，到南北朝，善書的僧人如過江之鯽，且不乏成就大者。

支遁，著《即色遊玄論》、《支道林集》，『善草隸』。（《高僧傳》）

安慧則，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在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高僧傳》）

保志，『常為偈，大字書於版。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佩文齋書畫譜》）

慧朗，因書藝超羣，書風獨特，被稱為朗公書而載入書史。

靜藹，『草行相貫，高為世重，罕不華之』。（《續高僧傳》）

還有法識、洪偃、道邃、法嵩、曇瑤、慧超等等。

隋唐以降至明清，僧侶書法家更多了：智永、智楷、智果、懷仁、齊己、高閑上人、懷素、亞棲、貫休、石濤、八大山人、髡殘、弘仁，等等。名家頻現，高峯迭出，豐富和光輝了中國宗教史和中國書法史。

如今，養空法師也在加盟這個團隊的路上。

四

認識養空法師，先是讀了他的《辯中邊論講記》，覺得他的佛教學養不錯，在做深奧教義的學術普及。數次交談，又覺得他的境界不俗，似得了一誠大師部份真傳。

養空法師的《蓮華妙筆》，大多是佛家經論偈語，也有儒家的至理名言。他書法於宣紙，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去影響那些可能向佛的人，我以為是弘法的方法之一，是佛門子弟較高層面的應機，也是另一種形式的鈔經、誦經、講經。如其中的聯語：『水惟善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極天』，『樂土均沾無量佛，善亭長表有緣人』，『鶴去雲端能遠俗，山居海外好參禪』，『欲除煩惱先忘我，各有前因莫羨人』，皆為誠敬謙和、破迷啟悟之作。大道動人心魄，小道娛人耳目，這些內容印在書裏，掛在堂前，無不啟迪心智，況以各種形式的書法表現，善莫大焉。

養空法師的書法，往往行中顯草、方圓並施，有陶博吾的古拙，亦有趙樸初的娟秀、豐子愷的率性。宣紙上的養空，時而意態酣暢，時而不激不厲。結構穩中富險而濃淡濕枯並舉，章法錯落有致且率真自然。有的作品頗切題意，至理明言隨手心合一，化為筆墨間的天機律動。真所謂『學書在法，其妙在人』。當然，對養空法師的書法，自然也

有見仁見智的，如把他當僧人看，火氣嫌重了些，某些篇章、筆法尚可商榷，等等。但要我說，讓羊吃牠的草，讓雞吃牠的蟲子好了。因為我堅信，讀書變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真正的讀書：寫毛筆字成了一個僧人的寫經誦經功課，很難不成就一個書法家。

當我們把《蓮花妙筆》看成是安頓心靈、平和性情的篤篤木魚之聲，看成是一個佛陀在傳達他經驗世界中的美善之質，恐怕就會領略其間佛教的人文開導，懂得最有意義的生命是慈悲濟世。

慧根有可能由此發見，佛門有可能由此洞開。

五

佛教是講業報的。業，我理解就是實踐，包括身體、語言和意識的活動，任何活動都會有其影響，這影響，就是報應。

由此聯想到當今社會，計算和算計幾乎成為大部份人的全部思維活動，便不寒而慄。這樣下去的報應，不知是禍是福。有人說，人類要滅亡，一定不是停滯不前，而是無節制的進步。這進步，我想應當就是計算和算計的進步。

養空法師不計算，也不算計，幾十年來祇做佛經的功課，祇做書法的功課，祇做慈航普度的功課，祇做信、解、行、證的功課。這種問耕耘不問收穫所產生的業力，自然不言而喻。

弘一大師說：鹹有鹹的味道，淡有淡的味道。

趙州和尚說：吃粥了吧？吃粥了。那就洗鉢去吧！

好，這就打住——洗鉢去。

陳 政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卅一日

帶禪意的書法理論與書法作品

——解讀《蓮華妙筆》——禪意書法釋義——



在中國僧侶隊伍當中，不乏書畫方面的奇人與高人。明末清初，『清四僧』之首、中國『大寫派』宗師、開『江西派』一代先河者八大山人——朱耷，以及中國當代集詩詞、書畫、篆刻、音樂、戲劇、文學於一身，把中國古代書法藝術推向極至的弘一法師——李叔同都屬於那奇人中的奇人或曰高人中的高人。

他，江西省佛教協會教務部主任養空法師也是一位僧人。平日裏，他除了坐堂講經、著書立說和從事日常性教務工作之外，大多數時間都用來進行書法理論研究和書法藝術創作，因此而被人們稱之為當代『僧侶書法家』。

最近，他從多年來創作的大量書法作品中選取佳作壹佰零捌幅編撰了一部以中國傳統書法為表現形式，以佛教經論、禪宗偈語註釋為主要內容的書著——《蓮華妙筆——禪意書法釋義》，受到宗教界、出版界、書畫界及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本文試從養空法師習書、創作過程和對書法的感悟入手，對這部書著進行必要的解讀，以便人們更好地理解著者的真實意圖。

崇尚藝術『命題』創作

養空法師本姓邵，俗名繼明，一九六一年出生在江西景德鎮一個公職人員的家庭。他自幼深愛中國傳統文化，對詩、詞、歌、賦及琴、棋、書、畫可謂無所不能。十九歲那年，當時還在景德鎮念高中的他，與省內頗負盛名的書法家梁光先生邂逅，開始走上書法學習的道路。以後，他專程前往江蘇無錫書法藝術學院深造，受到朱海良、辛濟仁等先生的指教。一九九一年，他從江蘇無錫書法藝術學院畢業後，曾任景德鎮市陶瓷職工大學書法講師，並多次參加全國書法大賽。出家以後，他曾一度作為侍者，跟隨一誠大和尚鈔經、誦經、講經、說法……大和尚去北京出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一職之前，特意將他安排到被世人看做『清水衙門』的江西省佛教協會，從事全省佛教教務工作。

起初，他曾以鈔寫經文、摘錄禪句為樂事，為此用去了一刀又一刀的宣紙。後來，他見有友人與居士向他索要作品，則乾脆做起了分送經文法語的善事……

去年，有人向他提議說：你何不將自己所鈔經卷彙編成冊，再將牠們分發出去，以遂自己的弘法之願呢！他一聽，頗覺有理。於是請來江西師

範大學教授、書法研究生導師范堅先生爲他題詞、作序，出版了一部《養空法師書法》集。

一日，我專程前往江西省佛協拜會養空法師，並與他談起有關於『命題』創作的問題。記得當時，他拿出那部《養空法師書法》對我說：

『你所說的「命題」，是指書法作品的題材與內容吧？我以為，就「命題」本身而言，牠有被動與主動之分：所謂被動命題，是指他人給你出一個題目，讓你圍繞牠去做文章；而主動命題則不同，牠是指自己給自己訂立題目，自覺地去完成自己的主張……我的這些書法作品，無一不是以佛陀的法語、法學作爲題材，也可以說無一不是一種主動命題的結果。』

聽他如此一說，我不由自主拿起他的那部書法集翻閱了起來……翻着，翻着，一個獨坐燈前，孜孜不倦地鈔寫法語、禪句，並毫不吝嗇地將牠們贈與衆人的僧人形象映入我的腦際，使我不由想起范堅先生在書序《般若心燈照，筆點蓮花開》中的一段話來：我與法師的交往，感悟頗深的一是他的禪心修爲；二是他的慈悲胸懷……試想，作爲一個出家人，他如果有任何被強迫之感，哪能耐得了那種寂寞、吃得了那份苦楚？而作爲一個書法家，在他進行書法創作的過程中，不是想着在給予他人快樂的同時，爲自己尋找一份享受，而是由人牽着鼻子給你以你本不熟悉、甚至本不歡喜的『命題』去做文章，那將又會是怎樣一種感受呢？

如果一定要追究養空法師與其他書法家在所謂『命題』創作方面有何區別的話，我想，作爲一個不被任何功名、利益驅動的僧人，能够自覺地將弘揚自己所鍾愛和熟知的佛教、佛法作爲自己的命題指向，並自由在地將牠付諸於自己的行動之中，這便是他與其他之間的一個最大的區別。

隨緣放曠 自然天成

養空法師早期的書法作品以短句爲主。比如《南無阿彌陀佛》，用筆厚重古拙，極具禪意；又如《大慈大悲》，充分體現了他的慈悲情懷，非世俗感情可比。後來，他開始把節選經文、摘鈔偈誦作爲書法創作的主题，由此形成了諸多不同內容、不同風格的書法作品。他的《淨如寶珠



以求佛道》和橫幅《是事何因緣》等，統屬此列。

最近，我又一次來到養空法師的辦公室，並就有關書法的一些技法，如運筆、章法及行法等問題與之進行了較長時間的討論。這一次，他沒有再提起他的那部《養空法師書法》集，而是從櫥櫃裏拿出了一摞上面明顯留有墨香的書作對我說：『這是我新近的作品……』

『哟，這麼多！』我說。

『多嗎？這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呢。』看來，養空法師最近又有不少新的作品問世。

『也不知爲甚麼，最近我是越寫越想寫，越寫越有感覺……』

『不會是又一次的「開悟」吧。』我半開玩笑地打趣道。

『開悟不開悟可另當別論。不過，現在我提筆寫字，還真有許多不同於以往的感覺呢！』

『怎麼不同以往呢？』我急切地問道。

他指着剛纔拿起的那幅字對我說：『你看這幅……』

我湊過身去一看，開始並沒有甚麼別樣的感覺。

『來，還是讓我從電腦中調出來，放大了給你看吧。』

他很快打開電腦，調出了那幅字的幻燈片，並放大了其中的一個『氣』字對我說：

『你看看這幅《氣吞山河》的「氣」字……』

待我再細細一看，倒還真的看出了一點門道來：只見這個『氣』字，氣度非凡。其中，枯中帶濕，濃裏見淡，正合中國書畫『墨分五色』之說。尤其是收筆的那一彎鉤，猶如一鉅龍擺尾，大有風捲殘雲之勢……

『你再看看這幅對聯！』養空法師從電腦中調出另一幅對聯說，『你注意看這個「底」字的這一彎鉤和這一……』

當我隨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他用『絞筆』書寫出的那一筆時，我着實有些驚呆了：從這個『底』字的那一豎下來，到用一個彎鉤推將上去，直至收尾的那一捺，基本是一推到底、一氣呵成的。與其他人的推筆有所不同的是，他這往上一推，竟連續使用了三次轉鋒，並形成了三個轉折，包括由推出的一『點』和帶出的一『捺』，最終達到了像一條當空飄舞的綵帶一般的特殊效果……

『這不會是你刻意追求的結果吧？』我有些疑惑地問。

『不，絕對不是！牠是我所意想不到的。』他堅定地回答說。

這便是『自然天成』吧？當一個書法家在進行書法創作的時候，既能够不爲『命題』所繫，又能够隨心所欲地調動平日養成的功夫與功力，往往會得到他想也不曾想到的驚人效果。

——所謂『功到自然成』，說的恐怕就是這個道理。

澄清妄想 任性逍遙

其實，命題創作也好，自然天成也罷，牠們對於養空法師來說都是無所謂的。因為在他看來：不執著一切境界相是『禪』，自內照而不動心為『定』；只有『禪定』纔能以智慧而照見事理，達到靜觀世界的意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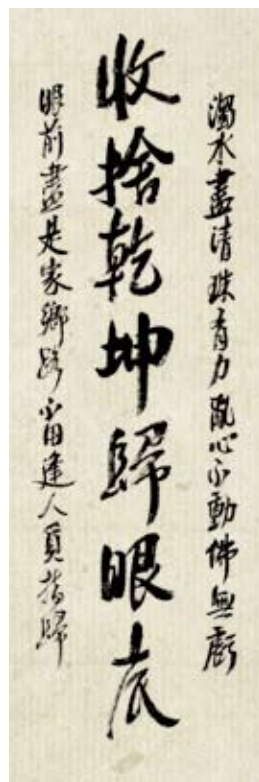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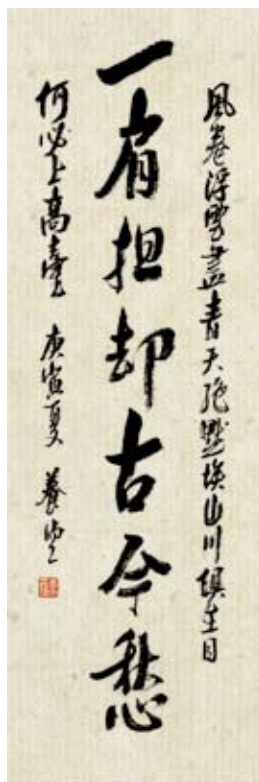
那麼他的這些思緒、情結，是從何而來，與書法藝術有何必然的聯繫呢？

三十年前，養空法師涉足書法領域之後，一度進入對書法癡迷的程度：他曾經將自己關在自家的小閣樓上，三年不曾下得樓梯一步……三年中，他所去過的報紙、毛邊紙和一切能够供他書寫的紙加在一起，可以堆滿他家所在的那棟小閣樓……按照他當時的想法：只要肯下工夫，不怕成不了大器。但經過一番折騰之後，他突然感到這樣下去不會有很大成就，甚至覺得有可能誤入一條『死胡同』……

某一天，他從佛陀的智慧中翻然醒悟：原來，藝術作為世間萬法中的一個小道，已然離不開佛陀的智慧，只有從真實智慧的空性中纔能顯現一切萬有；追求解脫成就圓滿的智慧，纔是人生的最終目的……於是，他毅然放棄了他的筆墨生涯，健步走進了清淨莊嚴的寺院，剃度做了一個僧人。不僅如此，為從佛教中得到智慧、求得解脫，他還曾把自己關進禪堂，試圖採取『止語』一年的方式拋棄一切凡心雜念……

一次，寺中一位知道他身世的師兄突然叫住他說：『嗨，書法家，幫寫兩個字吧！』

許多年不曾提筆的他一聽，不覺心裏一陣高興，二話沒說，立即應允了下來。誰知師兄讓他寫的，竟然是廁所的『男』、『女』二字。當時，他像遭到一盆涼水



潑來，從頭一直涼到了心底。但過後細細一想，卻從中頓悟出一個道理：什麼書法家？這只不過是一種境界而已；當你執著於牠，或者說在乎牠的時候，你會認為書寫『男』、『女』二字，是對你的一種侮辱，甚至看成是對藝術的一種褻瀆；而當你不把牠當成一回事，即不再執著於牠時，你就會心若止水，怎麼也不會為牠所動心……以後，其他人包括一誠大和尚在內，誰叫他寫字，他始終抱定的都是這樣一種平常心。

『真的，你可以把我的這些書作看成是『書法作品』，但你不要以為我這是在搞甚麼藝術創作，更不要把你對我的這些作品的認識，上陞到理論的高度去加以評述……其實，你所看到的這些筆法和作品，都是我在不經意間得到的一種收穫，或者說是我當下的一種『意境』。從某種意義上講，牠們都不是我刻意追求得了和追求得到的，而是屬於一種『神來之筆』。為此，我始終認為：書法之妙在於形神兼備。其中，形者為相，神者為性；性者為體，體者空性也。學書之人，當從形入，入形方可入意，心靜方能著意，意定方能貫氣，氣立方可通神。凡學書之人，能著意立氣方合道中之理……』

大概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些感悟，加上已經積累了大量書法作品吧，養空法師決定要編撰一部既有書法作品，又帶佛理禪意的書著。用他的話說，就是要在將中國傳統書法的真諦告白於天下的同時，將充滿智慧之光的佛陀之說廣布於人世。

至此，我想起了《金剛經》中的一段話：『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他，養空法師，作為當代中國的一位普通的僧侶，就是這樣抱定『捧着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精神立足於世間的。而他徜徉於中國書法領域的一切修為則顯示出他在對書法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活動中卻是以一種『出世』的觀點『為人』、用一種『入世』態度『處事』的。他對中國書道所產生的種種感悟，應該算做是中國當代一個僧侶書法家，通過自己多年的苦修所產生的一種『帶禪意的書法理論』。

范鐵芳

二〇一〇年七月七日草於滴石齋

